



# 黑白男女

## 第二十一章 不信东风唤不回(上)

(上接 10 月 27 日 A14 版)

井下机器设备检修，天轮暂停转动，运煤的皮带暂停运行。选煤楼上不上煤，当然也不上矸石。无矸石可拣，那些拣矸石的女工可以休息一会儿。休息当然好，谁都不反对休息。机器开着时，机器隆隆运转，把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，想放个屁都放不痛快。休息下来就好了，有屁想怎么放就怎么放。无屁攒一个屁放放也可以。但是有一条，休息必须在原地，必须保持待命的状态，不能离开工作岗位。休息期间，除了不能干私活儿，闭目养神，聊天儿，上厕所，或看书看报，都可以。听说井下检修，那些拣矸石女工面露欣喜，很快就找一个地方坐下了，或躺下了。选煤楼上煤尘飞扬，几乎是井下工作场所的延伸，地上也积有煤尘。女工们才不管什么煤尘不煤尘，她们有的在地上铺一张旧报，有的什么都不铺，随便往地上一躺，就把自己撂到煤窝里去了。这里是拣黑乎乎的煤矸石的地方，又不是造药片、制食品的地方，哪里有那么多讲究！

拣矸石女工也是矿工，她们是延伸意义上的矿工，是广义的矿工。与井下的矿工相比，她们除了不戴安全帽，不戴矿灯，也不穿深筒胶靴，其它装束都跟矿工差不多。她们的工作服是黑的，鞋是黑的，袜子也是黑的。一班干下来，她们的手、脸、

脖子，也变成了黑的。所以她们无所谓，黑不嫌她们，她们也不嫌黑，哪里都是休息的好地方。别看她们的工作服是黑的，有一些破旧，被称为劳动布的布料也很粗糙，还是能看出她们作为女人的体态之美。她们的肩是窄的，腰是细的，臀是肥的，呈现的是丰满的状态。粗糙的衣服不但不会使她们的皮肤变粗，恰恰相反，粗糙对她们的皮肤形成一种反衬，工作服越是粗糙，越衬托出她们皮肤的细腻。要是有一幅巨大的油画就好了，可以把东倒西歪的女工们画下来，既可以勾勒她们的身

体，也可以刻画她们的表情，油画的名字就叫《拣矸女工》、《休憩》、或者是《光荣》。可惜，画家关注不到她们。

杨书琴没有躺在地上，她背靠皮带下面的钢铁支架，在那里坐

着。如果皮带重新启动开始运行，钢铁支架就会发生震动，震动传导到杨书琴身上，第一个醒过来并做出快速反应的人很可能就是杨书琴。其实杨书琴并没有睡着，她的眼睛微微眯着，睫毛之间留的还有那么一条缝儿。留缝儿也是留心，她留的是蒋志方的心，希望蒋志方能走过来。作为选煤楼上的修理工，蒋志方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运煤皮带的正常运行，他每个班都要对全部皮带巡视好几遍。蒋志方只要走过来，杨书琴就能看到他。杨书琴只要看到蒋志方，心里就很美气。从里往外美，再从外

往里美，仿佛五脏六腑都很美气，都美得往外流蜜。杨书琴是彻底喜欢上蒋志方了，以致蒋志方已走进她的梦里，并走到了她的床上。在梦里，蒋志方对她的动作是颠覆性的，简直有一些粗暴。

她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的粗暴。梦醒以后，她仍在感动着，感动得都快要哭了。只要蒋志方没有和卫君梅结婚，也没和别的女人结婚，她的希望就存在着。杨书琴设想，要是她嫁给了蒋志方，蒋志方天天打她，她都乐意啊！把自己身上的肉，一块儿一块儿割给蒋志方吃，她都心甘情愿啊！

等了一会儿，不见蒋志方过来，杨书琴想起来了，蒋志方一定在配电柜旁边的那个角落里待着，一定是在那里看书。如同坐长途汽车外出游玩的人，头天谁坐在哪个座位，第二天还是坐那个座位，始终都不会变。没人提出要求，原来坐哪个座位还坐哪个座位，可坐车的人自觉地就把座位固定下来，自觉地就形成了规矩。谁要是乱坐，就是不懂规矩，就有可能被人侧目。在选煤楼上班的工人们也是一样，得到工间休息的机会时，他们上一次在哪里卧靠，下次还是在哪儿卧靠。好像他们的屁股把那个地方暖热了，只有再回到那个地方，才能把热度找回来。又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谁是从哪个坑里拔出来的，再放回那个坑里才合适。杨书琴呢，每次休息，她都是在皮带下边的那个支架上靠着。她不愿躺下，平躺显得胸脯太厚，侧躺显得屁股太高，形象不是很好。



很好玩的。蒋志方看书，白煤就看蒋志方的表情。杨书琴说：哟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
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！大概白煤也想跟蒋志方单独在一起，见杨书琴走过来，她也不悦。

是呀，她杨书琴可以来这里，人家白煤怎么不能在这里呢！杨书琴说：这地方不错，比较暖和。

白煤说：你还嫌不暖和吗，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个暖气包。

这样说话不够友好，明显是指杨书琴的身体有些肥胖，是一个短板。杨书琴真想反唇相讥，把白煤外号的来历说出来，给白煤一个难堪。但杨书琴忍住了，在蒋志方面前，她得表现出足够的涵养。她笑了一下说：是呀，谁要是怕冷，到我身边，我一定让他感到温暖。杨书琴听见了自己说的话，她为自己的机智感到得意。她表面上是回应白煤的话，实际上是说给蒋志方听的。她就这样化短板为优势，把白煤的话堵了回去。

白煤当然不甘示弱，说：我可不敢让你靠近我，我怕你把我烤糊了。

杨书琴打了一个擦边球，到底把白煤的一个煤字说了出来，她说：你想让我靠近你，我还不想靠近你呢，我怕把你烤化，烤成一堆煤渣。眼看白煤的脸一白一赤，由“白煤”变成了“红煤”，蒋志方赶紧打圆场说：好了好了，两位师傅别争论了好不好，伤了和气对谁都不好。

没事儿，我们说着玩儿呢。杨书琴见蒋志方把书本合了起来，说：志方，我跟你说话，说着瞥了白煤一眼。

白煤的嘴撇了下来，白眼珠对杨书琴翻了翻，鼻子里嗤了一下。她听出杨书琴想让她离开这里，没门儿，先来后到，她才不走呢！

蒋志方说：有啥话你只管说呗。杨书琴见白煤差不多变成了一块矸石，没有一点儿要走的意思，像是犹豫了一下，才说：卫君梅出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

不知道。

你想知道吗？

不想。蒋志方把书拿到膝盖上，又要翻开自己的书。

你是不是已经听说了？我说过，我不想知道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 10 月 29 日 A14 版)

